

程十髮書畫

2

癸丑秋穫望後雨窗寫圖 中品十髮



翎毛花卉

程十髮书画之二

一虹 编

西泠印社

出 版 西 泠 印 社 杭州孤山

责任编辑 郁 重 今

设 计 曼 殊

印刷	上海美术印刷厂 上海市印刷厂	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
经售	全国新华书店	1979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24	印张	4 1/3 印数 1-20,000

书号 8·193·122 定价: 1.70 元

编者的话

程十发是当代著名的国画家。他的书画造诣精深，风格独具，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多年来，他创作了大量连环画、书籍插图和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人物画，也发表过一些花鸟画和山水画。他还作过许多速写，但没有发表过。由于程十发对国画的各个领域都作过探索，并且都取得了成就，因此，系统地介绍他的书画，研究他的风格的形成，对促进我国国画艺术的百花齐放是有益的。本着这一精神，我们编辑了这套丛书。

本丛书采取分类介绍的方法，初步分下列十册陆续出版：

- | | |
|----------|----------|
| 一《山水树石》； | 二《翎毛花卉》； |
| 三《走兽鳞介》； | 四《滇南塞北》； |
| 五《历史人物》； | 六《舞台艺术》； |
| 七《书籍插图》； | 八《书法篆刻》； |
| 九《红楼故事》； | 十《砚边拾遗》； |

由于我们收集到的书画原稿和印刷品并不很多，在编辑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如有读者能为本书提供有关程十发书画的资料，我们将不胜感激，并将在修订再版时补充进去。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曾得到孙晓泉、江征帆、韩天衡、张纫慈、汪子豆、朱逢博、承名世、方攸敏、张翔宇、和陈兆俊同志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目录

编者的话

丹青难写是精神·····汝捷 (1)

翎毛速写

雉·····(17)

鹰·····(18)

鹤舞、腊嘴·····(19)

孔雀、雉、腊嘴、麻雀·····(20)

花卉写生

辛夷、牡丹·····(22)

玉兰·····(23)

梅、白桃花、瓶中碧桃花·····(24)

桃园·····(25)

百合花、梅林小景·····(26)

瓶中月季花、石斛花、南瓜花·····(27)

玉兰、黄山石楠花·····(28)

海棠、虎头兰、佚名·····(28)

茨菇叶、君子兰·····(29)

作品介绍

双清 (1963年)

仿文与可偃竹 (1964年)·····(31)

月光清影·····(32)

簋簋小影 (1964年)、竹雀·····(33)

万清图·····(34)

竹石 (1961年)、金丝竹和山鸟 (35)

竹石习作、金丝竹与报山兰·····(36)

簋簋谷、兰竹·····(37)

寒窗三友、蕉阴竹雀·····(38)

墨荷 (1942年作者21岁时作) (39)

秋声 (1959年)·····(39)

莲塘清趣 (1961年)、荷花·····(40)

莲塘听雨·····(41)

白荷小鸟 (1959年)·····(42)

荷花习课、荷·····(43)

荷花与水葫芦·····(44)

池塘涨水·····	(45)
红树花迎晓露开、荷花鸭子·····	(46)
早春图 (1962年)·····	(47)
报春、画梅习作·····	(48)
冰雪、春晴·····	(49)
梅竹 (1963年)、秋月春花·····	(50)
梅竹水仙、瓶中月季·····	(51)
月季花下双鸡·····	(52)
迎佳宾、瓶中月季·····	(53)
墨笔山茶水仙、墨笔月季·····	(54)
仿青藤墨笔葡萄、采花图·····	(55)
蜻蜓飞上玉搔头·····	(56)
玉兰红桃·····	(57)
迎春·····	(58)
水芙蓉 (1948年)、晚艳图·····	(59)
牡丹小鸟、岁朝图·····	(60)
瓶中墨牡丹、鸡冠花·····	(61)
牵牛花、瓶菊·····	(62)
棕叶与小孩·····	(63)
水仙花、君子兰·····	(64)
墨笔鸢尾、黄山天女花·····	(65)
瓶中荔枝·····	(66)
兰竹、鸢尾·····	(67)
二色梅、竹石·····	(68)
雏菊、兰花·····	(69)
千叶樱、水仙花·····	(70)
紫藤、花萼蒲·····	(71)
瓶菊·····	(72)
晚香玉·····	(73)
龙爪花开共读书 (1962年)·····	(74)
芭蕉双雏 (一)·····	(75)
芭蕉双雏 (二)·····	(76)
胡芦·····	(77)

牡丹 (1949年)·····	(78)
鹤 鹤 (1964年)·····	(78)
锦 葵 (1964年)·····	(79)
朱竹、秋海棠、青春迴·····	(80)
一鸠呼妇树杪鸣·····	(81)
雁来红、荷花鸳鸯·····	(81)
六月莲塘·····	(82)
月季花四种·····	(83)
白桃鸭子·····	(84)
竹里桃花 (1965年)·····	(85)
君子兰·····	(86)
蒲节花果四种：锦葵、萱草·····	(87)
紫薇花与虎耳草、枇杷·····	(88)
雏、鱼鹰·····	(89)
大丽菊 (与张金铸合作)·····	(90)
葫芦和鸡 (与张金铸合作)·····	(91)
争 艳·····	(92)
瓶中白山茶与红梅·····	(93)
傣 寨·····	(94)
秋草鹈鹕·····	(95)
菊花竹鸡、桃花斑鸠·····	(96)
清晓露痕、岩双雉·····	(97)
白 鹿·····	(98)
青鸂红茶·····	(99)
蕉阴飞雀、芦花深处·····	(100)
红棉花开 (1960年)·····	(101)
鹤寿、小孔雀·····	(102)
秋水双鸥·····	(103)
山 雀·····	(104)
散花坞听雨·····	(105)
野兔、戴胜、水鸟·····	(106)
封面 龙爪花和青鸂·····	
附录 枇杷 (张金铸画)·····	(92)

丹青難畫是精神

汝 捷

放在我们面前的是程十发的花鸟画。

幽静的池塘，清碧如洗的荷叶，一枝荷花临风摇曳，显得那样冰清玉洁。蓝得透明的牵牛，绽开着，欢笑着，象天真的少女，仰起头来呼吸黎明清新的空气。枝干古拙的梅花，清瘦，疏朗，丰神翩翩，好似一位老人，饱经风霜之后，却给人们带来了早春的信息。各种各样的飞禽，鸽子，鸳鸯，山鸡，白头翁……在天际回翔，在枝头栖息，在花丛中啁啾，

演奏着活泼的生命交响乐……

这是怎么回事？一位素以人物见长的画家怎么迷上了花鸟？他的花鸟向我们倾诉着什么？为什么他刚一涉笔花鸟，就显得这样功力深厚、风格独具？他以前画过花鸟吗？……

一连串的疑问发生了。

一 难忘的印象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往往总是同自己的描写对象有着某种特

殊关联。作为花鸟画家的程十发，在他度过的艺术春秋中，也曾有过多次奇妙的邂逅，感人的经历，使他对某些花卉产生了难忘的印象。

那是抗战爆发的第二年，日军打到了松江，炮火和铁蹄把古老的县城变为一片瓦砾场。十七岁的程十发随同母亲一起暂时逃了出去。兵燹过后，他们回到家中，发现所有的东西已被抢劫一空。程十发呆坐在破门槛上，望着眼前的败井颓垣，心情同晚秋的天气一般萧索、苍凉。突然，他眼睛一亮，惊奇地发现，在废墟之中，一枝初绽的秋海棠，正冲破碎砖断瓦，亭亭玉立。秋海棠被古人称为“断肠花”，本来十分娇嫩，而今天居然未被炮火毁灭，又灿然怒放，这顿时给了艺术气质很重的少年一种启示，感到自己也应当象她那样，顽强地生活下去。由于这个印象如此深刻，

以后，每当他画秋海棠，调配娇红颜色的时候，总感到有一种坚强的生命力，使他振奋。而当他遇到困难或处在逆境中时，这朵残墟中的秋海棠也会从记忆的深处浮现出来，给他鼓舞，给他力量。

另有一件事发生在一九五七年。那时程十发去云南体验生活，刚刚过了怒江，在群山中见到一种不知名的鲜花，蓬蓬勃勃地盛开在树上，充满了生意。他向同车的一位旅客询问花名，旅客答道：“‘怒江美人’。”“哦！”程十发惊叹道。联想到一路所见的傣寨风光，勤劳、勇敢的傣族人民，美丽、热情的傣族姑娘，他完全被感动了，觉得这花仿佛就是傣族的象征，于是很快地为“美人”画了一幅速写。若干年后，他又到了广州，在街旁也见到这种花，这才知道她并不叫“怒江美人”，而是南方十分常见的洋紫荆花。

虽然如此，程十发并不责怪那个信口开河的旅客，相反倒很佩服他，因为“怒江美人”这名字实在富有诗情画意。在程十发心里，也永远记着这花开在怒江岸边，点缀群山，映染江水，象征着傣族人民的美好生活，她，确实是“怒江美人”。

时间的车轮又转到了“四人帮”专制时期，这时人们普遍地担心着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程十发也忧心忡忡，不知道这沉闷得令人窒息的岁月还要延续多久。他患了高血压症，为了排遣忧思，降低血压，便到苏州邓尉山旅行了一次。邓尉是一个梅花的世界，那里的梅花不是一株二株，而是千树万树，汇成一片浩瀚的海洋，清新，芬芳，朝霞般绮丽。画家置身在无边无际的“香雪海”中，心情豁然开朗。几年后，他回忆这次旅行经历时说，他当时感到，“一千株梅花就是

一千个希望之神。他们送给我一千个温暖的希望，鼓励我要有斗争的勇气，去战胜暴风雪。”自从有了这次经历，他就特别爱画梅花，决意画出他所理解的梅花性格：根似钢，枝似铁，花似血，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

也是在这个时期，程十发和兰花缔结了“姻缘”，这“姻缘”说来竟与“四人帮”在沪的一名余党有些关系。这个余党是所谓“文教书记”，自命很有文化的，有一次他去龙华苗圃“视察”，看到“君子兰”，便煞有介事地说：“花草也叫‘君子’，难道还有叫‘小人’的花草么？”这事传到了程十发耳里，书生气的画家先是十分诧异：“以芝兰比‘君子’，以荆棘比‘小人’，这是自古以来人所皆知的常识，怎么堂堂文教书记竟不知道？”后来逐渐明白了：看不惯“君子兰”，就因为“书记”本人是个“小人”，试看他在苗圃不懂

装懂、指手划脚的那副神态，不正是十足的“小人得志”的模样么？从此，程十发更加爱画那“不起林而独秀，必固本而丛生”的兰花。一九七六年冬，有两位老同志，恳请画家画一幅悼念总理的画，他就画了茂密的松针和盛开的“君子兰”，上题：“伟躯静卧花丛中”（见第86页）。在画家的心里，兰花不仅是高标，芳馥，而且能令一切“小人”望而生畏，真是了不起的好花啊！

发生在三十年代末期、五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的这四个故事都表明，自然界的花花草草，当它们的某些素质或偶而呈现的特性，与人类的感情、理想联结起来，或者说，被赋予了某种人格之后，它们就变得分外美好了。正如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美和崇高在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确实是存在的。……如果我

们在其中看到符合我们的人生观的生活，那就是美的……”（《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

程十发从大自然看到了美和崇高，汲取了力量、信心和希望，他要用画笔将这一切艺术地再现出来，将自己经验过的快乐和激动传达给别人，使看画的人都领略到美和崇高的意境，产生力量、信心和希望。唯其如此，画家深信自己的创作对人民是有益的，不管在生活中遭到怎样的打击和挫折，他都不愿放下画笔。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举办了一个“黑画展”，企图把程十发等一批老画家的作品“批臭”，剥夺他们为人民作画的权力。但最后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几乎所有走出画展的人都感到，是一九六六年以来第一次得以饱览如此众多的艺术精品，犹如饮下了一杯杯甘美的玉露琼浆。一天，有位友人向程十发谈

了自己的观后感，说他对一幅《芭蕉双雉》图（见第75页）特别喜爱，觉得在那狂飚般的笔触中有一股郁勃不平之气，很能激起观众的同感和共鸣。程十发欣慰地笑了，默默地走到画桌边，展纸挥毫，顷刻之间又画了一幅类似的《芭蕉双雉》图（见第76页）送给这位友人。对方喜出望外，连声道谢。程十发笑道：“这张‘复制品’是不算数的。我相信那些‘黑画’有朝一日会摘掉‘帽子’，等原件归还我了，那张画仍然是属于你的。”

就这样，程十发在“魔棒当头舞，黑画罪难当”（《岁朝图》题诗，见第60页）的日子里，一面接受“批判”，一面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艺术道路，坚持为人民作画。

两年后的一天，那位朋友忽然接到程十发的一封信，请他去取另一幅《芭蕉双雉》图，原来，它已经从“黑画展”上奏凯而归了。

二 深情的寄托

“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歌德谈话录》）

歌德在一百多年前说出的这句话，现在读来仍有一种隽永的意味。翻开这本画册，便可发现，程十发的花鸟正是他的人格的表现，在花香鸟语之中，蕴含着他的哀乐，寄寓着他的理想，展示着他的精神世界。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程十发创作过一些独幅花鸟，但数量不多。这些画基本上是一种歌咏性、抒情性的绘画，犹如一支牧歌，一首小诗，从不同的侧面象征着新中国的欣欣向荣和人民生活的幸福，也反映了画家本人健康、愉快的心情。

程十发的大部分花鸟作品，创作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这个时期，许多诗人被无

端禁止歌唱，画家被无端夺走画笔，只有一些谁也不看的“样板”作品及其更为拙劣的仿作，装饰着荒芜的文艺园地。然而神州并未沉寂，地火仍在奔突，发自肺腑的歌声、出自心灵的绘画终究是任何力量也禁绝不了的。这些作品，在当时并不打算拿出来迎合“帮规”，取媚“旗手”，却准备献给未来，也就是献给今天。程十发这个时期的作品，也正是一种心灵的倾诉。

竹子和梅花，是他这时期画得很多的两种题材。联想到在他黄山写生稿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松树，可以看出，画家喜爱“岁寒三友”，并不是偶然的。他反复地表现松、竹、梅，有时分开描绘，有时合于一幅，都是为了赞美它们的凌云劲节和傲霜斗雪的精神。有这么一幅画（见第34页），画面正中是几竿枝叶离披的修竹，上方伸出一枝老干斑驳的苍松，竹

叶和松针掩映着数点梅花；下方是一道淙淙奔流的清泉，在泉水萦绕的岸石中，生着一棵嫩蕊初绽的水仙。作为全画背景的是一轮皎洁的明月，银辉洒在这些耐冬植物的身上，使它们显得分外高洁、劲挺、清芬，犹如一支豪迈的乐队，在寒气逼人的冬夜，协奏了一首充满理想的《光明行》。

程十发也爱画荷花。“墨池翻在秋风里，一柄莲房谁折攀？”这既是他对八大山人的赞语，也道出了自己的风格。他的荷花多为泼墨画，往往画得水墨淋漓，使人有银塘叶满、水槛风生之感。有时他也略变陈老莲的画法，用工笔写莲塘清趣。他笔下的荷叶本来就色彩丰富，饶有立体感，而自己有时犹嫌不足，又让一泓清泉从荷叶中直泻而下，从而更增添了画面的浪漫情趣。自从屈原在《离骚》中吟出“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名句，两千

多年来，荷花一直是坚贞、洁白的象征。而程十发在“四人帮”向他泼来大量污水的年月里，画出一幅又一幅神采奕奕的荷花图，热情赞美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濯秋水而弥芬”，正是以荷花的品格自况，显示了自己灵魂的无辜和心地的纯洁。

诗、书、画的完美统一是中国画的独特传统。程十发继承了这一传统，在他的花鸟画中有不少都用别具一格的书法题着诗。有些是画家的即兴之作；也有些是古人的诗词，其中以龚自珍的为最多。这不仅因为龚诗的浪漫主义气息与程画有着共通之处，更主要的是，在“四人帮”专制时期，龚自珍的作品颇能打动程十发这一类艺术家的心。

龚自珍有一首《春日有怀山中桃花》，开头四句是：“东风淋漓卷海来，长安人道青春回。春回不到穷巷里，忽忆山中花定开。”

这在程十发当时读来，含意显然格外深长。是的，自然界的春神确已君临大地，可他却没有感觉到。岂但他没有，连敬爱的周总理都受到了严冬的威胁，莽莽神州哪里还有春天可言！他只好寄情于想象中的桃花了。在他的画上，没有出现整树桃花，而只用淡淡的笔墨画了树端开满鲜花的一角，看去很象是人忆念中的花，因为人们的记忆总是把事物最深刻、最美好的一部分保留下来。由于这花是那样鲜艳，那样美丽，那样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又不禁使人感到，春天毕竟是不可抗拒的，也许暂时还“不到穷巷里”，但终有一日，会冲破层冰，重返大地。

此外，他以龚诗为题材的画还很多，如在瑟瑟秋风中显得“惨绿模糊”的牵牛，在“春分尚早”时盛开的玉兰，“飞过蒙蒙香雪一千枝”的梅花，“丽情还比牡丹奢”的芍药，“胭脂队里铁为肠”的墨菊，

以及“忆昨幽居绝壁下”的兰花，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他对现实的忧虑、对压力的抗争、对未来的憧憬。看着程十发的这些作品，看到鸟影花丛背后所埋藏的喜怒哀乐，我不禁想起了舒曼在论及肖邦的玛祖卡时用过的一个著名譬喻：藏在花丛里的一尊大炮！

“四人帮”粉碎后，积压在程十发心头多年的黑云驱散了，他的创作激情喷泉般迸发出来。两年多来，他画了大量的人物、动物、山水，也创作了许多花鸟画。仅从《迎春》、《争艳》、《迎佳宾》这样的标题，也可想见画家今天心情的喜悦。随着历史新时期的到来，他的创作生涯也迈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三 特殊的魅力

如果说，深挚的感情使十发花鸟在内容上得到了滋养；那么，

个性化的描写，虚实相生、动静对比的手法以及色彩、线条上的大胆尝试则使十发花鸟在形式上产生了特殊的魅力，而形式又是直接为内容服务的。

善于捕捉各种禽鸟的瞬间动态和神态，将最能表达禽鸟特征的“镜头”摄入毫端，是他所画禽鸟活泼可爱的一个原因。他有一幅《渔鹰》图（见第89页），画的是一只渔鹰，口啣一尾鲜鱼，正从水中拍翅登舟，将鱼递给它的小主人。这幅画所以使人过目不忘，就因为它把渔鹰最具特征的一刹那艺术地再现了出来。艺术需要强烈。清代新罗山人有过一幅著名的《渔鹰图》，表现的是动人心魄的追捕场面，所谓“腥羽猎寒溪，搅乱一潭玉！”而程十发此图表现的则是追捕得手后的场面，同样扣人心弦。如果画家画的不是一只正在捕鱼或正在递鱼的渔鹰，而是一只木然呆立、无

所事事的渔鹰，那么，它与生物学挂图有什么两样？它又怎么能给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强烈并不等于定要表现类似渔鹰这样的大动作。强烈来自鲜明的个性。试看画家笔下的其它禽鸟，如目光炯炯的白鹰、展翅翱翔的鸽子、悠然漫步的仙鹤、窃窃私语的小雀、突然闯进荷塘啄食的水鸟……都仿佛有着某种个性。随着这些禽鸟的一鸣一啭、一飞一跃，我们常常会忘了它们本是纸上飞禽。用《画筌析览》上的话来说，便是“真境逼而神境生”了。

虚实结合、化实为虚是中国画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程十发花鸟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他很善于利用空白来造成联想，使无画处皆成妙境。如那幅《白桃鸭子》图（见第84页），人们乍看会觉得奇怪：怎么鸭子跑到桃树上面去了？但稍加玩味，便恍然明

白：这对鸭子正悠游在水面上。然而这是怎样的水？湖水？江水？从何而来？向何而去？都由你自己去想象。画家连一丝微波都没有画出来，却比画出来更耐人寻思。桃树也只画了两头，中间的一段省去了，然则这桃树的全貌如何？岸上的景致怎样？邻近还做些什么花树？也都留给读者去补充、去创造了。在联想中，有些读者也许会因临水的桃树忆及“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渔村景色，更多的读者或许会因那一对自得其乐的鸭子而领悟到“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意境。但不管各人的联想会有多大的不同，这画能引起人们健康的情思和对美好春天的向往，则是无疑的。

倘说《白桃鸭子》的构图是巧妙地运用“虚实相生”的手法，产生了形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那么，作于一九六二年而于一九七四年被列为“黑画”展出的那幅

《芭蕉双雉》图则在处理动与静的关系上作出了成功的尝试。雉鸡本是很活泼的飞禽，而芭蕉应当是相对静止的，但画中的处理恰好相反：芭蕉在风中飞舞着，充满了动感，雉鸡反而一动不动地站在地下，神情略带惊愕。这符合生活的哲理，说明动物和静物正在“风乍起”这一特定条件下向着各自的对立面转化。画家着意描绘的是芭蕉，但添上一对雉鸡后，便由雉鸡的静穆更强烈地衬出了芭蕉的动势。同时，这幅画在用色上，飞白与五彩相杂，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芭蕉的线条上，每一笔都如风趋电疾，充满激情。比较而言，此画比他后画的那一幅更为成功。

色彩明丽、富于光感是程十发花鸟设色方面的主要特点。他赞赏印象派画家在绘画色彩方面的巨大突破和创新，认为某些古典派的油画放在印象派面前，只

能算是有颜色的“素描”。而有的国画家如吴昌硕的画色彩非常鲜明耀眼，究其原因，往往与印象派的理论暗相吻合。程十发自己也非常重视将光学原理运用于绘画实践。他画的花卉翎毛，鲜艳，明快，合于光的韵律，确是蓝天白云下的花鸟。为了追求光色效果，他喜欢一次着色，不反复涂加，因为加下去的是粉末颜料，并不是光线，结果只会越加越暗。他也不喜欢预先把什么颜色都调好，譬如红色和绿色调在一起变成灰色，但他要表现灰色时，并不进行颜料的调和，而是在画面上将红与绿并列在一起，这样，在视觉效果上仍然是灰的，却灰得富有光彩，不同于一般的死灰色。又如他画牵牛，为了不影响花的透明度，不是预先把白粉调到石青中去，而是先上石青，在纸将干未干时，把白粉加下去，这样画出的牵牛，果然富有光泽，看

上去栩栩传神。

程十发对于工笔、写意或兼工带写等各种画法就很熟悉，他的工细处甚至使人联想到院体花鸟，但他最爱好的还是写意，画法则独创一格。他画的许多花鸟，都是不加勾勒，依赖色块就成为肯定的形象，这显然是借镜了西洋水彩的画法，但又与水彩迥乎不同。水彩重迭涂色，不讲笔触，而程十发的色块却包含着笔触，由笔触产生色块。这也可以说是彩中有线，线中有彩。这种画法不仅使他的作品风格独具，而且还使他创造性地画出了一些过去少有人画的题材。

月季是国画家们画得较少的一种花。由于在古人画中几乎见不到月季尤其是写意月季，因此有些现代画家也对它感到棘手。但程十发认为，既然造化有此一种逐月频开、四时不绝的鲜花，就一定能够在画中描绘出来。他采

用的方法是，在宣纸上先用粗笔彩线圈上几圈，于似干未干时再用深色彩线或墨线在中间用细笔圈上几圈，或用偏锋点彩来表现花的侧影。就这样，他用近乎速写的写意笔法，用彩中有线的独特手法，把月季花画活了。

四 不倦的追求

学国画历来有两条途径：一是“师古人”，一是“师造化”，“古人”是流，而“造化”是源，只有在两条途径上都锐意求进，才能源远流长，从而在坚实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的新路。

程十发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是因为在这两个方面都作过不倦的追求，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早在童年时期，画家就与祖国的花鸟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医生的父亲是个业余园艺爱好者，